

A B C 谋杀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陈晓东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前言

英国军官阿瑟·黑斯廷斯上尉

在本书的叙述中，我违背了自己惯常的做法，——仅仅讲述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件和情景。因而，本书部分章节以第三人称撰写而成。

我期待着向读者们保证，我能够确定在这些章节里相互关联的事件。如果我采用某种满怀诗意的稟赋来描绘许多人物的思想与感受，是因为我相信我以相当合理的准确性把它们记录下来。我还要补充，这些思想感受均经我朋友赫尔克里·波洛亲自“验证”过。

总而言之，我认为，如果用太长的篇幅来描述一部分次要的私人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一系列奇案所引起的，皆因为人性和个人因素从来不可忽视。赫尔克里·波洛就曾经以激烈的方式告诫我，浪漫倾情可能成为犯罪的副产品。

对于侦破ABC迷案，我只能说，在处理该案的过程中，我认为，波洛以完全前所未有的方式表现出了他真正的天赋。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信件	(1)
第二章 (并非选自黑斯廷斯上尉的自述)	(10)
第三章 安多弗	(11)
第四章 阿谢尔太太	(19)
第五章 玛丽·德劳尔.....	(25)
第六章 犯罪现场	(32)
第七章 帕特里奇先生和里德尔先生.....	(44)
第八章 第二封信	(51)
第九章 海滨贝克斯希尔谋杀案.....	(61)
第十章 巴纳德一家.....	(72)
第十一章 梅根·巴纳德	(79)
第十二章 唐纳德·弗雷泽	(86)
第十三章 一次会议	(91)
第十四章 第三封信	(100)
第十五章 卡迈克尔·克拉克爵士.....	(109)
第十六章 (并非选自黑斯廷斯上尉的自述)	(120)
第十七章 标记时间	(124)
第十八章 波洛发表演讲.....	(133)

第十九章	途经瑞典 (146)
第二十章	克拉克女勋爵 (152)
第二十一章	对凶手的描述 (164)
第二十二章	(并非选自黑斯廷斯上尉的自述) (172)
第二十三章	九月十一日，唐克斯特 (180)
第二十四章	(并非选自黑斯廷斯上尉的自述) (190)
第二十五章	(并非选自黑斯廷斯上尉的自述) (193)
第二十六章	(并非选自黑斯廷斯上尉的自述) (196)
第二十七章	唐克斯特谋杀案 (199)
第二十八章	(并非选自黑斯廷斯上尉的自述) (207)
第二十九章	在苏格兰场 (217)
第三十章	(并非选自黑斯廷斯上尉的自述) (222)
第三十一章	赫尔克里·波洛提问..... (224)
第三十二章	捉住狐狸 (233)
第三十三章	亚历山大·波拿帕特·卡斯特 (242)
第三十四章	波洛的案情分析 (250)
第三十五章	结局 (271)

第一章 信件

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南美的牧场停留了六个月之后，我返回到家中。那段时间我们过得挺艰苦的。同世人一样，我们亦蒙受世界性大萧条的影响。在英国我有许多事务要处理。我感觉到，这些事只有亲自过问，才能做得成功。我太太则留下来管理牧场。

毋庸置疑，我抵达英格兰后的首要行动之一便是去拜访老朋友——赫尔克里·波洛。

我发现他已搬入到伦敦一套最新式的服务型公寓里面。我指责他（他也完全承认这一事实）之所以选择这个建筑物，完全是出于贪图它那严格的几何形外观宏伟壮观。

“是的，朋友，它拥有最令人愉悦的对称性，难道你没有发觉吗？”

我回答说，我认为这建筑物内方形物体过多。我援引了

一则古老的笑话，戏问是否在这一超现代化的旅馆内，人们会竭力引诱母鸡去下方形的蛋。

波洛会心地笑。

“啊，你还记着那个笑话？哎呀！不——科学还不至于引诱母鸡去产下型号和颜色各异的蛋。”

我以关切的眼神审视着这位老友。他看上去相当不错——自从我前次遇见他后一点都没显老。

“你看来状态极佳，波洛，”我说，“你一点也没变老。事实上，如果可能的话，我应该说，比起上回咱俩见面时，你的白头发少多了。”

波洛朝着我微笑。

“那有什么不可能的？它千真万确。”

“你的意思是你的头发正由白变黑，而不是由黑变白？”

“确实如此。”

“可是从科学上讲，这显然是行不通的。”

“也不完全如此。”

“可是那太离谱了，它违背自然常规。”

“黑斯廷斯，你仍然一如往昔地拥有着美妙而不猜疑的心态。岁月没有改变你的本性，在一口气内，你察觉到一个事实，又指出它的解决办法，而你偏偏却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如此做事。”

我盯着他看，满脸疑惑。

他一言不发地步入卧室，取回来一只瓶子，递交给我。

我接过瓶子，心中大惑不解。

瓶子上写着：

再生剂——令头发重获自然光泽。再生剂绝非染色液。
包括五种色差：灰色、栗色、金黄、棕褐、黑色。

“波洛，”我惊呼，“你染发了。”

“啊，你现在明白了。”

“难怪你的头发比上次我回来时黑了许多。”

“正是。”

“哎呀，”我从震惊当中回过神来，说道，“我猜想，下次我回家的时候，将会发觉你戴上假胡子，——你现在戴着没有？”

波洛畏然退缩，胡子一直是他的敏感之处，他毫无节制地以之为荣，我的话触及其痛处。

“不，不，mon ami，我仁慈的上帝，离那天还早着呢。
假胡子！Quel horreur！”

他用力地曳拉胡子，向我证明它们的真实性。

“哦，你的胡子依然繁茂。”我说道。

“N'est ce pas？在整个伦敦城里，我还没有见过有谁的胡子能跟我的相媲美！”

我暗自庆幸他没太在意，但我完全不该如此说话而刺伤他的感情。

我于是改口问道，是否他还在操持老本行。

“我知道，”我说，“实际上，你多年以前就已经退休了

法文，意为：我的朋友。——译注。

法文，意为：多可怕啊。——译注。

法文，意为：不是吗。——译注。

—— ”

“ C'est vrai 。我是为了要种南瓜，然而，随后只要一有谋杀案发生，我就会马上让这些南瓜见鬼去。自那以后——我很清楚你会怎样来评价我，我就像那个积极参加告别演出的主演！那种告别演出，总会无数次地重复出现！ ”

我笑了。

“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每次都会说，这是最后一次。可情况绝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些突发事件！我的朋友，我必须承认，我一点也不在乎退休。如果那些细小的灰色脑细胞不进行锻炼的话，它们会生锈的。 ”

“ 明白了， ” 我说， “ 你在恰如其分地锻炼它们。 ”

“ 正是这样，我对案子精挑细选，因为对如今的赫尔克里·波洛而言，只会接受那些经典的罪案。 ”

“ 那么，经典的案件多吗？ ”

“ Pas mal ，不久前我死里逃生。 ”

“ 是免于失败吗？ ”

“ 不，不是， ” 波洛挺震惊的， “ 可是我——我赫尔克里·波洛几乎被消灭掉。 ”

我噓叹。

“ 真是有个胆识的凶手！ ”

“ 与其说是有胆识，还不如说是漫不经心。 ” 波洛说， “ 确切地说，那是漫不经心。我们别再谈它吧。你知道，黑斯廷

法文，意为：这是真的。——译注。

法文，此处意为：挺多的。——译注。

斯，在很多方面我把你看作福星。”

“是吗？”我说，“在哪些方面呢？”

波洛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他继续说道，“当我一得知你要过来，我对自己说，一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跟以前一样，我们俩要一起破案，只有我们两个，那就必须是桩不同寻常的案子，必须是——”他激动地摇摆手，“是件 *recherche* ——鲜美、精妙的事……”他赋予最后这个无法翻译的词全部的品味。

“依我所言，波洛，”我说，“任何人都会以为你是在里茨饭店点菜。”

“可人是没有办法来控制罪案的发生呀！这太正确了。”他叹息道，“但是我相信运势，相信命运。这就是命运让你站到我身边来，并防止我去犯不可饶恕的错误。”

“你认为什么才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太高估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在脑子里转了个圈，但还是不明白其要点。

“好，”我随即说，面带着笑容，“这个超级罪案是否已经出现了呢？”

“*Pas encore*。至少，那是——”

他突然停下，窘困地皱着眉头，前额的皱纹乍起。他双手不自觉地将我漫不经心地推开的一两件物品摆整齐。

“我还不能确定。”他慢吞吞地说。

法文，意为：考究。——译注。

法文，意为：还没有。——译注。

他的语调中有些东西是如此的奇特，我于是吃惊地望着他。

他的眉头依然紧锁着。

突然间，他果断地一点头，穿过房间，走到窗前的一张写字台前。不用说，书桌上的材料均是经过非常清晰地标识和分类的，他一伸手便能取到想要的文件。

他漫步向我走来，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他把信通读一遍之后，递交给我。

“告诉我，mon ami，”他说，“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稍带兴趣地接过信。

信是用打字机打印在白色的厚便笺纸上的：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

您乐意于解决那些令我们可怜而愚蠢的英国警察们难以应付的迷案，不是吗？让我们瞧瞧，聪明的波洛先生，看看您到底有多聪明。也许您会发现这个坚果硬得难以敲碎。留意本月二十一日 的安多弗（Andover）。

忠于您的

A B C

我瞥一眼信封，信封上的字同样是用打字机打成。

“邮戳是WC1区的。”我转而注意邮戳时，波洛说道。

“好，那你到底持何见解？”

法文，意为：我的朋友。——译注。

我耸耸肩，把信交还给他。

“八成是个疯子或什么人，我猜想。”

“那就是你所要说的？”

“哦，——对你而言，难道这不像是个疯子所为？”

“是的，我的朋友，的确像。

他语调阴沉。我好奇地看着他。

“波洛，你把他看得很严重。”

“mon ami，是疯子，就要谨慎以待。疯狂的人是极度危险的。”

“当然，确实如此……我倒还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我的意思是指，它听起来更像是个愚蠢的恶作剧，也许是个喝得七醉八颠的白痴干的。”

“Comment？九？九个什么？”

“没什么，——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我的意思是指一个令人棘手的人。不，该死的，那肯定是个喝过了头的人。”

“Merci，黑斯廷斯，——‘棘手’这种说法我很熟悉。正像你说的那样，已没有更多的说法可以用来表述它了……”

“可你还是认为有？”我问道，他语气中的不满之情令我噤止。

他疑心地摇摇头，一言不发。

法文，意为：我的朋友。——译注。

法文，意为：什么。——译注。

法文，意为：谢谢。——译注。

“那你对此做了什么没有？”我询问。

“能做些什么呢？我把信交给杰普看，他与你的看法一样，认为这是个蠢笨的恶作剧——他就是这么说的。他们在苏格兰场每天都能收到一大堆这样的信，而我，同样，也得到了我的一份……”

“可是，你对这件事极为认真？”

波洛慢吞吞地回答。

“这封信中有些东西，黑斯廷斯，我不太喜欢……”

不由自主地，他的声调使我印象深刻。

“你以为……如何……？”

他摇头，抓起信，把它重新又摆回书桌里。

“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件事很严重，难道你就不能做些什么吗？”

“我始终是个实干家。可这一次又能够做些什么呢？郡警察局也见过这封信，信上没有指纹，也没有当地的线索表明谁有可能是写信的人。”

“实际上，这仅仅是你的直觉吗？”

“并不是直觉，黑斯廷斯。直觉是个不恰当的字眼，是我的学识——我的经验——在告诉我，这封信有点问题。”

他语塞，就用手势来表示，然后又摇摇头。

“我可能是在小题大作，无论如何，现在只有等待。”

“二十一日是星期五，如果有一件轰天的劫案发生在安多弗附近，那么——”

“啊，那实在是太令人安慰了——”

“安慰？”我不解。这个词用得太出乎意料。

“ 抢劫案令人毛骨悚然，可无论如何，它也无法使人感到慰藉。 ” 我断言。

波洛有力地点头。

“ 你错了，我的朋友。你并不理解我的意思。我害怕会发生些别的什么事，如果抢劫案能驱赶走我恐惧的念头，那倒是种宽慰。 ”

“ 你认为会发生些什么呢？ ”

“ 谋杀案。 ” 赫尔克里 · 波洛说道。

第二章 （并非选自黑斯廷斯 上尉的自述）

亚历山大·波拿帕特·卡斯特先生从椅子中站立起来，近距离地环顾着这间破旧失修的卧室。他坐在一个狭窄的位子上，脊背僵直，而当他伸直全身的时候，旁人会意识到，实际上他身材修长。他弯腰曲背和近视的端详，会给人留下一种错误的印象。

他走向挂在门后的一件穿得极旧的衣服，从口袋中掏出一包廉价香烟和火柴。他点上烟，返回到原先就坐的桌边，捡起一本铁路指南书仔细地审阅，然后他又回过神来考虑一份用打字机打印出的名单。他用一支钢笔在名单的其中一个名字上画了个勾。

那天是星期四，六月二十日。

第三章 安多弗

那一刻，波洛对他收到的那封匿名信所产生的预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我必须承认，这件事情曾被我所忽略，直到二十一日那天真正来临。当苏格兰场的贾普总警督前来拜访我的朋友时，我才回想起这件事。总警督与我们早已结识多年，他向我表示热烈的欢迎。

“哦，真没想到，”他惊呼道，“要是黑斯廷斯上尉并非来自于那片未开垦的荒野，不管你们如何称呼它，那该有多好啊！能在此地与您和波洛先生会面，真又像是以前那些日子。您看上去也不赖，头发稍微有点稀薄。哦，其实我们大都有此趋势，我也一样。”

我微微退缩。我原本认为，由于我梳理头发时很仔细，贾普所提及的稀疏是很难被察觉到的。然而，贾普对此却从来不太懂得要照顾情绪，我只好面呈悦色，声称我们当中谁

也不再会更年轻了。

“波洛先生可是个例外，”贾普说，“他可以去作润发剂的极佳广告。他脸上的赘肉日见减少，这使他在夕阳之年也同样引人注目。在时下所有的著名案件中都会有他的身影。铁道迷案、空中迷案、高层人士命案，——哦，他总是无处不在。自从隐退以来，他还从未像今天这样声名显赫。”

“我早已告诉黑斯廷斯，我确实像那个不止一次地进行表演的主角。”波洛说道，脸上笑意盎然。

“如果你以侦破自身的死因而结束此生，我丝毫不会感到任何疑惑，”贾普尽情地笑道，“这个想法，真该被写进书里。”

“那该由黑斯廷斯来干。”波洛说，一面冲我挤挤眼。

“哈，那可是个玩笑啊。”贾普笑了。

我难以理解这个想法有什么可如此令人逗乐的。我认为，无论如何，这个玩笑的水准极差。波洛，这个可怜的老家伙，年事已渐高。那些有关他接近衰亡的笑话，他是绝难以认同的。

也许是我的神态举止显示出感受，贾普转变了话题。

“你是否听说过波洛先生的匿名信？”

“那天我已给黑斯廷斯看过那封信。”我的朋友说。

“当然，”我答道，“我都快有点忘了。让我想想，中提到的是哪一天？”

“二十一日，”贾普说，“这就是我来顺访的原因。昨天就是二十一日。出于好奇，我昨晚去了安多弗。这封信确实就是个恶作剧。那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有间商店橱窗被砸